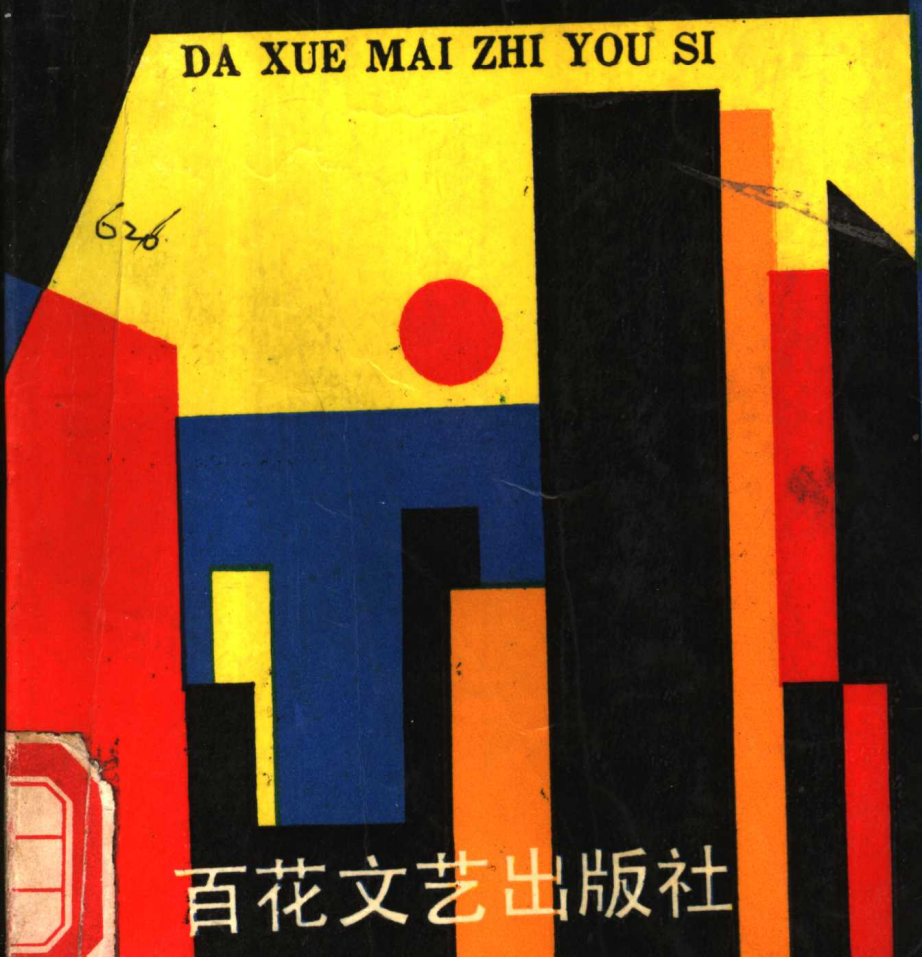


大血脉之忧思

DA XUE MAI ZHI YOU SI DA XUE MAI ZHI YOU SI

梅洁著

626
DA XUE MAI ZHI YOU SI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大血脉之忧思

梅 洁

百花文艺出版社

112062
50

大血脉之忧思

梅 洁 著

3-4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河北崇礼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6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7—5306—0307—8/1·247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真实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全书共收十篇文章。

作者在这部报告文学集中，不但诚挚而热情地讴歌了投身改革大潮、披荆斩棘寻觅新路的崭新人物和沸腾生活，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难以根除的种种弊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未来既满怀热望，又不断渗透出她那缕缕忧思。



作者简介

梅洁，女，生于1945年11月，湖北省鄂阳人，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河北省散文学会理事，河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长城文艺》主编。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几年来，在《河北日报》《作家》《散文》《人民日报》《长城》《散文百家》《诗刊》《星星》等全国几十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60余万字。报告文学《大血脉之忧思》获“中国文联”二等奖，散文《在这块土地上》《贺坪峡印象》分获河北省首届、二届文艺振兴奖，《童年旧事》获吉林省第二届《作家》奖。数篇散文被分别收入《中国散文百家评》《中国当代散文名篇赏析》《中国当代女作家散文选》《中国女子美文选》《新时期新人精作选》《1985—1987全国优秀散文选》等文学书卷。已出版散文集《爱的履历》。

18539/03

封面设计：魏钧泉
责任编辑：邝富荣

总号	113048
书名	血 大动脉
著者	梅洁
出版处	
借出日期	借阅者
江晓峰	89.11.28
张辛	89.8.11
闫青	89.12.4
	6月10日

分 类	编 号
登记号	

读 者

1. 爱护公共图书，不得折损和涂写，如有损坏，照章赔偿。
2. 请在借书处阅读，不得带出。

成1106-1

目 录

我们女人·····	1
——《女性与社会》采访札记	
大血脉之忧思·····	34
“囚徒”·····	103
滹沱河的儿子·····	158
在通往世界的道路上·····	178
女儿们的事业·····	201
儿子们的时代·····	233
乌金在燃烧·····	274
呼啸的山脉·····	306
生命在希望中奉献·····	324

我们女人

——“女性与社会”采访札记

做男人和女人都不是罪过，倘若我们都能真正做为“人”存在，这世界该多么美丽！

——采访手记

**她落选了，我走近她时发觉她
原本很可爱**

中国执政女性们突然敏感着一件事情：中共“十三大”后，新的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女委员！她们对总书记在回答记者关于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时说的“没有人推选”这句话感到耿耿于怀。

全国妇联五届五次执委会不悦不快。执委们强烈要求要与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门领导对话，但未能如愿。

“太刺激啦！妇女解放搞了半个多世纪，到

头来，新的政治局竟剃‘光头’，这可真是咱们妇女解放运动的‘里程碑’啊！”无论你说杨衍悛——这位山东省妇联主任的话是充满幽默，还是说充满激愤都不过分。

全国妇联政法委青年干部吴晓鸣句句话掷地有声：“过去，全国妇联老大姐多，夫人多，她们可以直接到中央去争、去说。现在，她们退了，怎么向中央提呢？我见过许多妇女干部，真是忍辱负重，兢兢业业，但妇女的呼声在政治生活的交响乐中，却极其微弱。新的政治局里妇女委员‘剃光头’不是正常现象。我们要克服依附性，一定要争。不争，要妇联干什么？”

难为了这些占人类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中国妇女的领袖们。凭心说，她们是真诚地在为中国五亿妇女的解放而焦虑。本来嘛，在人类解放这个双面体中，女性解放的程度远比男性要低，女性卑怯地站立在人类解放之山的山脚，而男性则高傲地行进在山腰，因而，女性的每一步攀登都为人类解放增加着新的刻度，为什么不焦虑呢？

可结果呢？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从全国十二个省、市的情况看，1987年乡、县两级女代表比上届普遍大幅度下降，在个别省，女乡长仅占总

数的1.85%，河南省偃师县七个乡（镇）新选的五十位正副乡长中，女性为零！有的县人大、政协、政府三个领导班子中无一女性，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后来我就听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策中不再规定各级领导班子中，一定要有妇女代表比例。

后来我就听说我所在的地区，原本有六个女县长，现在荡然无存！于是，我对此很感兴趣，我就觉着，是否有必要思索一下我们女性？

乘上公共汽车，摇摇摆摆地去了她所在的县。

有人说，“好风凭借力”；有人说，“高处不胜寒”。不管怎样，她终归是下来了，从女县长的位置上下来了。她曾经是我爱人的同事，我们虽不是一个学校，但却是一届大学毕业，都被“发落”到这个很僻远的县。她当女县长，那是后来的事。我对她所以产生兴趣，大约基于此，当然，也更基于她这次落选。

我一向不谙政界，据说，她上去时是“天时地利”。那年份很时兴的政策是在各级班子中，女性要占个“比例”。她呢，大学毕业，非党人

士，印尼归侨。大约这几个条件，很热门的，尤其是“华侨”，于是就上去了。从一个县农机修造厂的保管员上到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县长，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个配角职务，但她当上了，后来又成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自然很显耀的了。

报载，一个很出色的女医务工作者被“比例”到县政府当副县长时，竟吓得“逃跑”了。县里出动许多车辆、人马到处寻找，三天三夜后，当人们在她娘家找到“失踪”的她时，她已有些神经失常了。原因是她说她做不了那个“官”。

她似乎好于那位女医务工作者。她到离工厂四十里地的县城兢兢业业做“县官”去了，一双儿女留给了仍在工厂做技术员的丈夫。大约那是1982年。

后来，就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她的传闻。（因不谙政事，仅只传闻而已。）

一曰：她上来并不是她有当县长的水平，纯粹是沾了“华侨”的光。我看过她打篮球，裤子都系不住，快掉到脚丫子上了……大约这是贬她“邋遢”；

一曰：她不愧为好人。心地善良，为人正

直，工作辛苦，不要手腕，比男人单纯多了；

一曰：她男人不跟她到县城来。县委为照顾他们夫妻关系，安排他男人到某局当局长，但再三谈话，她男人就是不来。他说他不靠女人吃饭，不想沾这个光。

一曰：她哭过好几次。她男人在爱别的什么女人。满城风雨……

人们第一次指给我那就是她时，她正汗流浹背地和许多人在一起种树。严格地说，她不具备女性美，她头发蓬乱，发型很俗，她身段很粗，走路很冲，一副白金丝眼镜，有金牙……

后来，就听说她把一个计划生育工作很落后的县搞成了全省第一；再后来又听说她把一个环境卫生很差的县搞成了全区先进县。

不能再苛求她什么，她极辛苦。成年累月在乡下跑、山里跑，叫那里的女人们不要超生；她白天黑夜在学校跑，在医院跑，解决那里的经费不足或人事纠纷。有时她很头疼，有时她索性哭。

她辛辛苦苦做了五年的女县长。五年后，她落选了。据说，在民意测验和上级考核时，在“创新能力”、“决策能力”方面她几乎没有得分！

她怎么样？是不是像妇女界领袖们所希望的那样，不该失去这个参政的位置？她沉重么？她失落么？她竞争么？

我到了她所在的县。

就像当初她没有像某医生那样——当选为女县长后痛苦得神经失常；今天，她也没像有些落选的男县长、男书们记那样——沮丧得几个月躲在家里不愿出门，不想见人。她很实际。

她平静地对我说：“太苦了，下来了如释重负，也是必然。”她操着一口福建味的普通话，向我叙说了五年来她是怎样在工作和家庭问题上顾此失彼，怎样在理智和感情上互相错乱；怎样利用下乡的机会，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孩子和丈夫，匆匆为孩子和丈夫洗一晚衣服、蒸几笼包子，天不亮就往城里赶；怎样在无数长长的会议之后，又在漫漫长夜为孩子接补穿短了的衣裤、拆洗缝缀冬季的棉衣；怎样小心翼翼地每每取悦于丈夫，常年疯子一样满世界跑，她怕失去丈夫……

望着她，我很感动，也很伤心。我曾错识过她。我原不知这个外表似乎雄性化了的女人，内心深处蕴藉着这样宏大无边的属于女性的爱、女性的苦！

她告诉我，准备让组织上帮助解决几间住房。（她做官时，一直住单身，没有谋房子。政府里唯一的女县官，唯一没有弄房子的人。唉，女人在政治上比男人透明多了！）然后把孩子接来，在县城念书，她辅导一下孩子们的学习。她说，他们都快考初中和高中了！至于丈夫，她没对我说什么，她只是说尊重他的事业和追求。但从她的口气里，充满了依恋，别的没看出什么。

末了，她告诉我：“我们女同志可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决不可以从工作的位置上退下来，一旦那样，就最后失去了做为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了。母亲那年从印尼回来，很羡慕我国女同志的工作权利。妹妹在印尼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她不工作，但她是没有什么自由和独立的。我不同意现在关于什么‘妇女回家’的话题，也未必同意那种把妇女参政人数下降看做是妇女解放运动倒退的说法。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性质的本身，永远不会让妇女们某一天都回家去，更不会在什么年月突然制定一项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政策，当前的社会经济现状也不可能使妇女们都放弃工作。总之，客观上形不成气候。妇女解放不是一个孤立简单的‘妇女问题’，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男人和女人共同面临着优胜劣汰的挑战。人选择社会，社会也在更加严格地选择人。我想，在我国是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一个突出的苦恼——经济法则的挑战。如何适应这个挑战，这是男女共同的事情。我以为，不是妇女必须参政才视为妇女解放，有能力有水平参政就参政，有本事做修瑞娟、郎平、张洁、关广梅也是一种解放。首要的是做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的人。我不完全胜任我的工作，我的那个位置让给别人去占领我心甘情愿。我们几个都一样（她指那几个落选的女县长）。”

从她灰暗简陋的平房宿舍走出来，阳光很灼眼。她送我老远。我原想说点什么，可又觉着没什么必要。她尽管落选了，但我相信她大约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充实、更完美、更轻松、更愉快。

她原本很可爱。

“人各有所志，我永远不会去做什么官。”
一路上，我都在顽强地想。

多难的选择——大邱庄

“妇女回家”再说

从中国妇联宣教部出来，便乘上开往天津静海的火车。一路上，那位从事了四十年妇女工作的汪沛部长的形象总在我的眼前出现、幻化。耳边，不时响着她微弱而慈祥的声音：“大邱庄几百名妇女平平静静的回家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说，大邱庄妇女模式不是中国妇女的出路；有人说，我羡慕大邱庄的妇女。你去实地调查一下，问问大邱庄妇女究竟怎么想的，她们有什么苦恼，有什么欢乐，你去问问。我有个希望，倘若你以后写文章，请把妇女的生育观写进去。现在，我国人口每年递增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每年增加一个澳大利亚。我们增加的粮食都让增加的人吃光了，中国妇女要改变生育观。这是我附加给你的一个题目……”

她的笑靥、她的声音、她的寄望 我 不 会 忘 记。

赶到静海，便不顾一切地挤上了已超员二十

七人、积满了纸屑、黄土、破旧不堪的长途公共汽车往大邱庄赶。到达大邱庄时，已是下午五时整。初春的大邱庄已沐在黄昏的暮霭中。我不知大邱庄原本是什么样子，只见眼前的大邱庄一片高楼厂房，机器和马达轰响，一条宽敞锃亮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不知通向何方。

径直往前走，几十座灰色、黄色、白色的家属楼灯光通亮，几千间（我随意估计）排列整齐的砖瓦到顶的平房几乎一个模式——一律的水磨石彩色门楼，一律的一院四间北房两间南房。冒昧地轻手轻脚地就进了一户人家（我一向采访都不愿先惊动官方），三十六岁的王少祥和妻子杨乐珍（名字是后来采访结束时告诉我的），正在安装窗帘。

对于陌生人的到来，他们不卑不亢，起码我以为是这样。我们谈得很融洽，不时地放声大笑。后来，王少祥的嫂嫂和新婚不久的侄女也来了，还有别的什么人。气氛很热烈。他们待我如亲如故。杨乐珍和嫂嫂不时很潇洒地抽烟。

大约他们以后看到我的文章时会说：那个女的真鬼，谈笑中就窃走了我们那么多“情报”。

情报之一：王少祥和其他八名大邱庄农民承